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七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蔡 縱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說

袁世振

綱冊凡例

有人從滄上米云東疏原十綱之法至今尚行雖  
爲更定綱冊派行新舊引法以沛 皇恩以廣部議

大際不可而甚意備存

永永通商裕國事照得鹽法敝壞兩淮與九邊相表

裏其原皆始於套搭。套搭所以不能除者，其原皆由  
于不行見中之新引，祇行久套之積引。加以正引餘  
課與場鹽之價，日踊一日。又加以支掣苛斂，衙門積  
蠹之費，日甚一日。內商焉得而不困。內商困，邊商何  
從而售引。于是邊倉歲匱，內課頻壓。鹽法之壞，于今  
極矣。乃至厘天子宵旰，司計焦勞，特下十議拯之。其  
大旨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惟正行見引，而邊  
商之新鈔卽售。內商之套搭卽解。此疏通鹽法之大  
致也。又爲減去正引之價，槩以五錢五分爲率。減去

似此數言。千古不易。蓋天地之利。田疇山澤。各居其半。元勰謂聖人。斂山澤之貨。正所以寬田疇之賦。若盡弛鹽禁以予民。必倍加民賦而後可。後世民賦之徵。已倍于古。若復不以鹽法佐之。民無類矣。且夫弛鹽禁。果爲民利乎。立法流布。尚慮爭馳。若無經制。豪奪競起。賊民擅煮海之利。閭井無息肩之期。故與其相之以養禍亂。孰若取之以寬民力。然古今以來。惟宴取鹽利。能若彼之多者。豈真掎克商灶。如世儒所云哉。夫商灶利害。與國家共之者也。商灶不足。國孰

與足欲利國而先害及于商灶。拙亦甚矣。此後世淺計所不爲。而謂宴爲之乎。夫宴善操利權者也。要不過嚴爲厲禁。使私販屏絕。故商灶之鹽。無不盡疏。歲課之入。無不盡利。真所謂國家大業也。如今日兩淮鹽法。纔行五分之一。而私販實奪其五分之四。倘能盡取以佐國計。其所得豈獨少于宴哉。故今雖設法爲三商疏壅。而私禁不嚴。壅終不可疏。而鹺政終難與理耳。然則何以嚴之。統其要領。惟有二端。一則申明鹽法以信考成。一則申飭嚴禁以重專責而已。今

之談齷政者，孰不云禁私販爲首務。顧人皆知私販之害官鹽，官鹽所以不行，而不知行官鹽者之縱私販，所以愈熾耳。凡今天下號稱良有司者，皆以盜爲害民，故窮法捕緝，則有盜不入境者矣。又皆以私鹽爲利民，故廢法弛禁，有私鹽不入其境者，誰乎？彼非盡沽是愛民之名也。國計遠而民情近，圖其近者，則忘其遠者，故不暇爲軍民捍衛計，長久而但以商民貧富分彼此，曰：吾不爲商，但爲民耳。於是官望愈清，則東商愈急，或不令官鹽入境，或不消官引一張，或

土音爲行鹽地方，有司官言也。

故意減值。或輒加箠楚。或參疏將出。而託申鹽無撥到。或追繳日引。而不顧窮商貲本。或議包課數十金。而虧正課千百。或捕緝大夥有証。而以詐騙反坐。或開廠以停私鹽。或虛比以了故事。雖近立鹽法考成。何曾妨其陞滿。而鹽法道臣。見其官望之卓然。且迎而相許。安能出一語詰問耶。大抵鹽法二字。從來未講。一行作吏。率皆惘然。即其視巡鹽御史。若駢拇耳。而巡鹽之蒞之也。亦多行直指激揚事。查盤訪拏。鮮究鹽蠹。復命舉劾。不據銷引。所從來非一日矣。欲

救此弊所賴巡鹽按臣。一蒞任時。即將鹽法始終申明。昭揭。遍示。按屬行鹽地方。謂祖宗監于前代。設立鹽法。非爲商賈益富計也。從來立國。足食足兵。兵出力以衛民。民饋食以養兵。今日民力竭矣。國初猶有屯田可贍邊旅。自屯田湮沒。全賴鹽課。與民賦共。歲入四百萬。盡以餉邊。猶不免脫巾之患。當此時而欲弛鹽禁。是重厲民也。故鹽法與民賦平分。國課則銷鹽引與徵民賦兼重。考成今民賦之考成舉矣。而鹽法考成。尚未盡行。自是申明以後。各按屬府州縣



有司官務要一體商民毋分秦越凡已前阻商虧課  
堅執成心自今更始毋蹈前轍查得條例一款久經  
准行事例各省府州縣掌印官派賣引鹽如一萬引  
繳到不及六千六百六十引一千引不及六百六十  
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徑自提問一萬引繳到不及  
三千三百三十引一千不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  
及一百引叅問降調一引不繳即係縱容私販阻滯  
官鹽坐以罷軟罷黜如果引目盡銷以賢能論巡鹽  
御史查該旌擢叅問者具奏施行又一欵各省地方

郡縣遼邈獨以塩法道一人兼督勢難必行查得各府皆有守巡各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方管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每季開商人運到塩引若干如商人不到有何緣由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齎送各該道驗其引目分別功罪其完及幾分遵照先題事理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于十二月終聽巡塩御史將原簿查取參酌具題勸懲若守巡坐視遷延漫無甄別者一體叅究等因各塩法守巡及該坐道如遇各商投到水

程驗明之日，即照口岸文冊，速發各府各州縣掌印官，即具由徑報巡鹽御史，稱于某年月日蒙某道府派發商鹽若干已到，遵照督賣，如此遞報，則商人無所宛轉，而盜賣之弊自絕。日後繳引不及數，各府州縣亦難以商人未到爲詞矣。如該地方有勢家僕隸，順指惡黨，鹽到則恐嚇商人，不令發賣，希圖日久賤收自賣，敢有如此，明係阻撓各官，即時懲究。照依時價督令地方承買，尤見本官不撓權貴力量，巡鹽御史宜行亟錄，俟半年後該道將賣過引鹽查覈完欠。

分數春秋二季呈報鹽院以憑參酌舉劾該道與有相成之義未可謂條例中一體參究爲虛文也其餘各運司照此通行如此則鹽法大明于天下人人知與民賦同科鹽政考成于本部人人知與逋賦同罰又何患私鹽不緝而官引不銷也耶夫治法生于治人地方各官人人知重鹽法則捕緝私鹽自有百左譬如捕盜豈有成法似乎申飭鹽禁亦可以無事矣今欲申嚴私禁事雖詳備乃要旨所在亦惟謹防其源而重其責于鹽法道臣而已蓋私鹽亦多端矣顧

要之不越三種。其自兩淮出者，有夾帶之私鹽。有與販之私鹽。其蔓延于兩淮行鹽地方者，則有浙福川廣之私鹽。是諸私鹽，來非天降，必各有出產從來之處。所謂作姦之源也。治其源則易爲力，截其流則難爲功。如夾帶之私鹽，既已出場矣，則掣擊一關固其甚要者。邇來大鹽既絕，雖無一引帶五六千斤，如曩日姦商所爲。然據去歲鹽法道書冊中，尚有商人員耀三百一十六引，每引多八十三斤，又三百一十二引，每引多七十五斤，共多鹽四萬九千九百二十八

斤。類筭可作正鹽八十七引有奇。即一引以例千萬引。即一商以例千萬商。積弊相沿。固難頓改。委掣之官。向多鑽營。本其來意。祇圖膏潤。事權到手。輕重任情。今欲痛革此弊。須簡委添註甲科官。專駐解捆廳。及河北所。矢公掣摯。庶釐夙蠹。且令萬商歲省賄掣數萬金。安心遵憲。毋致犯科。誠今日所亟爲振刷者。但與其摘發于既掣之後。曷若預防杜于未掣之先。蓋商人執引下場支鹽。必驗以場官。此爲舊例。近各支鹽。絕不將引目投場司。徑與廠夫指引任意築買。

大包場官全不與知。即分司官亦不與聞。則官可無設矣。此後各商支鹽。先將引目赴場官處投驗。場官遵例。置立循環文簿。填寫到場日期。查明引數。登填至出場日。亦赴場官登簿。印打新戳。查明無弊。呈報分司。庶前途橋壩。方作官鹽。如有不然。至掣所查出弊。鹽則商人以夾帶坐罪。厥夫以窩囤抵法。灶戶以私賣懲。茲場官以扶同擬罰。而該分司官亦逐次紀過。重則叅論。如此則正本清源。爲力較易。此所謂防夾帶之源者也。如興販之私鹽。在兩淮稽察防禦之

法未嘗不周且密矣。淮北則有草灣磨港赤岸清河等八關。淮南則有三江大河周橋瓜儀等諸營。并白塔宜陵海堰狼山等處巡司。而府州縣衛所又各設有捕鹽員役。宜乎私鹽絕跡矣。然亡命之夫千百爲群。湖海之雄五合六聚。殺傷官捕。而未有已也。總由淮南江河四達。淮北平原千里。土輿遼曠。水陸浩渙。向來法制懈弛。禦遏無策。以故巡兵虛設。反爲私鹽護送資也。宜參酌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名數。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互相犄角。每營以三



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之。編次甲乙。如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每營僅隔二三里。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則聲勢壯而紀律嚴。誰復肯以錙銖蹈重罪者。蓋嘗計之。兩邑相距。大都百餘里。而水陸要津。不過五六處。悉兵勇充邏卒。毋慮人不足也。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毋慮氣不奮也。雖然。此亦截流法耳。若窮源治之。凡私販之鹽皆自場出。彼其買場鹽也。朝買而夕即可售。售必倍。則不難增價以餌灶。及其賣鹽也。朝售而夕復

可買。買必倍則不難減價以速化。增價餌灶則姦灶不樂售商而樂售于私。以故火鹽之價日騰而商困。減價速化則民間不樂食官鹽而樂食私鹽。以故水商之利日薄而商益困。此私賣之多爲害不小。况復有窩囤之家預儲以待而接濟以往。安得不縱橫水陸。私鹽遍地也。然私賣必由私煎。待其煎而後禁其賣。抑末矣。查淮志所載都御史藍章奏設團煎之法。每一場分幾團。一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丁鹽。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勤灶。許賣商人湊補掣摯。但不在

本場煎辦者即是私鹽，就便拿問。奈何近年以來，豪灶有私立十數灶者，七八灶者，私煎私販，各無忌憚。合無今後，但有不在團分煎辦，私立灶者，就便拿問，從重照例問遣。如此行之，私鹽有不屏跡者否矣。此所謂防興販之源者也。此兩者皆就出產處嚴杜其源。若浙、福、川、廣之私鹽，皆如此塞源固善，但已蔓延于兩淮行鹽地方，則又當自從來之處，論塞源之法。如江西廣鹽山，由峽江而下，流入新喻、新淦、清江、豐城，併侵入上高、高安等處，此峽江爲之弊源也。福鹽以

五福杉關南城瀘溪等爲弊源而侵占建昌一府併  
侵入崇仁東鄉等縣浙塩以安仁德興浮梁爲弊源  
而流入鄱陽餘千萬年等縣至于糧船座船及貨船  
涵水蝦醬等船夾帶私塩則又由湖口而達吳城柘  
林謝埠撫城等處此源不杜塩何以行湖廣私塩比  
江西較少惟川塩自夷陵以下乃楚蜀咽喉原設有  
牛口南邏南津三關特置巡司把總兵快哨船巡緝  
又置橫江鐵索以遏其舟所謂扼其阨而塞其源者  
法亦密矣若句容高淳溧陽溧水諸縣食塩遇石拍

湖出烏鵲橋。越販太安寧池等府。以致四府原額日減。靈虹姦商告買老引鹽。卸賣鳳陽十八州縣。而鳳陽一府正鹽俱壅。官課難銷。職此之由。各省直行鹽正官。宜于各私鹽從入處所。嚴督巡役。着實緝捕。此所謂防各省直私販之源者也。誠能如此。截流防源。私鹽庶乎可禁矣。

鹽法議九

此一條議復准楊二府食鹽舊額

我朝典制行鹽。各有定額。率由稍愆。即至不可收拾。隆萬之間。理鹽法者。莫不以龐尚鵬爲稱首。然多務

權宜而違 祖制雖暫疏于一時終起釁于後日其  
他如套搭抵驗內商宿怨厚增引價邊商見德德怨  
不同總爲壅滯之因茲且無暇深論姑以淮揚二府  
食鹽論之淮安府額該行鹽三萬六千餘引揚州府  
額該行鹽三萬引此 祖制也舊例俱係各州縣僉  
報鋪戶在于儀淮二所架下分買掣過單鹽裝赴本  
州縣拆賣隆慶二年該總理鹽法都御史龐尚鵬因  
據鋪戶訴稱官鹽價貴私鹽價賤小民圖便買食鋪  
戶累併不堪遂將二府額鹽題請改派湖廣江西并

直隸廬鳳池太等府帶賣訖。夫官鹽價貴。累併鋪戶。此敝在行法者。非敝在法也。稍一變而通之。自當疏理。顧盡將二府額鹽。不行一引。毋乃懲噎而廢食乎。是淮揚之廢舊額。盡食私鹽。非制也。自尚鵬始也。至隆慶六年。巡鹽御史張守約。慮民間盡食私鹽。殊非法紀。于揚州府派鹽五千引。淮安府派鹽三千引。僉報鋪戶。盡支場鹽。然稽掣未嚴。多徇滋弊。自是以後。更改不常。或支場鹽。或抽單鹽。每府減爲一千餘引。而仍一引不行。或兩府復八千引之舊。而民間稱便。

夫以兩府之地。幅員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每府止行一千餘引。非法也。即兩府共行八千引。亦非法也。獨以迫近海場。私鹽遍地。禁絕之法。稍與外省不同。豈可將典制額鹽弁髦廢之。從來鹽臣條議此事。疏頗繁多。惟萬曆十三年。蔡時鼎鹽法漸弊之疏。內議食鹽一款。甚得變通之宜。可以行官鹽。復祖制。近時鹽臣多采用之。即兩府小民。亦人人願食官鹽。思用時鼎之策。而無如時套拘牽。捕役勒索也。何也。時鼎疏中。大畧謂兩府地廣民稠。盡食私鹽。非法。但令舖



戶買架下單鹽其價既高而私鹽價賤貿易不行於是舖戶有破產以包賠者蓋商賈爲利而來必不可抑之使減價以賣閭閻擇價而食亦不能強之使增價以買不得已而令其虧賠者惟有舖戶而已每一僉報百弊叢生富豪勢要接踵而請託姦書猾吏假手而脫漏至留以應役者皆中下孤弱之戶每鹽一引賠銀一兩有餘故歷年以來每州縣派引百餘者只買三四引三四百引者只買十餘引徒有賣引鹽之名而無消積引之實乃以滋舖戶之擾益私販之

利長捕役之姦。臣且夕計慮。無如一轉移之間。使淮揚之民。舍守支之重。值者而盡。食出場之少。費者。最爲合乎人情。便於事體。於是詳立規則。備行各屬。僉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買引。親自下場。關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壩。委官總攝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戶納完餘銀。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量加斤數。使其所賣足償所費。此時粵二府食鹽之議。臣部爲之覆奉。欽依者。即句溧四縣食鹽舊買。

儀真架下單鹽價高不行。盡食浙鹽致虧淮課時開亦爲比照。淮揚事例加斤減值刊立規則。迄今遵行。惟淮揚二府紛更不齊。常致扞格。今竟不銷官引一張。豈以數千里大郡廢法若此。任鹺政者固不能辭其責。而攤官引于各省直。使私販縱橫。則龐都御史實作之俑也。自龐尚鵬攤撤之後。或稱行八千引。或稱行三四千引。其實一引未之能行。則今欲驟增多引。彼奸宄之徒。不曰議復于舊額。反謂創始于新增。合宜開列款目。條析請旨。以便遵守。一曰酌引數。

此套搭餘銀。今解其套搭。令凡買有餘銀小票者。盡

○初○部○課○

許出而超掣新鹽。此大有利事。誰不樂從。此示出而

○不○許○用○鹽○名○之○然○亦○收○法○之○清○汰○舊○引○之○計○耳

投花名手本願納銀者衆矣。又往時有插單之弊。蓋

賄買納銀本年超掣。行鹽者數滿而不能掣。謂之逾

額。此亦甚多。綱法立。則瞭然易見。然以其弊而除之。

則彼既虧本。我亦減窩。何若聽其行鹽之兩便也。又

曩所謂固戶者。非異人。皆各綱中有力內商耳。乘法

壞而固引。其騙國課多矣。若以法處之。彼亦何辭。然

每綱去此輩數人。餘皆疲乏窮商耳。故職一槩撫而

用之。方職初至此輩甚爲廩廩已而見職相忘彼亦相忘開徵之初惟此輩完銀最多已上三項皆鹽法弊蠹倘一毫風厲作念何難搜滌盡淨然海翁易慮鷗鳥飛去而國事終不可爲矣書云爾無忿疾于頑必有忍其乃有濟所謂收拾奸弊以通部議之變者旬日光景實是如此

復王肖乾邊儲

鹽法

竊惟鹽法之弊極矣惟其故皆由前人清理祇各得其一偏故不可久第與堂翁相商者五年于茲實欲

做一團圓鹽法。外不滯邊。內不損淮。庶令血脈流貫。邊腹兼通。自網法行而套搭解。兩淮內商歛票盡活。一日之間。頓增商貨數千百萬。其逃亡消乏之商。皆不遠數千里。奔赴邗江。求復故業。每解三十四萬。只須三四日。便可徵完。去冬弟到此。旬日間。卽補完一解。兩淮故課。前歲停壓三年。今止停兩年有半矣。內商景象如此。似有疏通之望。惟邊商一節。部議預關引目。凡有倉鈔到司。卽與內商交易。速令回邊。又辦下次鹽糧。若得如此。豈不甚便。但內商所納者四十

五年之課所用者四十四年之引而所行者四十六年之鹽去歲邊引雖多到司諸商方以辦課爲急毋論南京新引一時關取未至卽至矣諸商旣徵餘課又辦正引之價自有緩急故直至今春南京新引纔得到齊兩商始得交易而邊鈔五錢五分之價部議始得全信于遠人矣又去歲入邊之鈔惟貴鎮以翁台之教獨多用六七萬此乃弟公中之私益見翁台惓切特倍恆常凡詳部之文與見教諸札皆視國如家吾儕任事不當如是耶所懇者此後中引凡四十

五年以前一切罷中。但中四十六年。到此卽用。各邊不遵部議。往往中已前年分。其意欲爭先。而不知將來積滯愈多。反見停留。惟見年可以獲利。惟翁台會此意。卽邊商不失所望矣。

與商等軒

鹽法

振此行大有關係。鹽法數十年來。不知經幾名碩料。理而竟未有堅決。國課日停。商民疲窳。夏初運司申文。謂部議新頒。益決裂而不可收拾。請辭印。請毋以庫銀給邊商。此亦台臺所甚憂也。今振到任之一日。



設爲綱法。而衆商服十日。而綱冊成。至十一月初四日。開徵收銀十二萬有零。兩淮商人。皆肩摩轂擊。爭相輸納。兩淮如此景象。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此解旣行。淮課仍止停壓兩年有半。不至三年矣。且非獨如此而已。依振綱法。目前運司庫中。每歲可增十萬。十年之後。可增百萬。倘有邊警。但用一紙取用。又何須借罔寺與水衡金錢爲哉。俟九年後。商課餘銀。通減一錢。而國課又可增七八萬。九邊糧艸。又漸增二十餘萬。此皆以減課寬商得之。非以賤商增課得之者。

兩淮諸商。從來不見官府。惟恐拘囚。套搭動以苦刑加之耳。今振易套搭爲綱法。化苦海爲春臺。兩淮商人。消乏逃亡者。紛紛踵至。而見在諸商。刻骨感激。如赤子之戀慈母。此皆台臺一疏。旋乾轉坤之力也。

### 復龍鹽臺第三書

兩淮鹽法久敝。蒙台臺鼎力挽回。此時已有生氣。惟食鹽一節。素厯遠慮。前疏中謂乘除變通。姑俟來日。此蓋爲淮揚二郡食鹽也。淮揚二郡鹽之所出。若六官鹽。依經所聞。故不統下單。鹽公額之中。而

部覆欲聽台臺之自酌。酌之此其時矣。大抵各處食鹽另名爲食鹽。其詳在部議第九條中。行之有法。可以杜私鹽。可以克國課。亦可以伸法

紀行之無法。則下塲爭買。而鹽愈貴。滿載爭賣。而鹽愈賤。與貴皆綱鹽之害也。况執引影射。其害反甚于私鹽。項各處有司。謂食鹽不可行。皆非事實。不過耳滿衙蠹。與夫積困之說。以圖罔上自便耳。若食鹽真正流弊。非惟有司不知。本道不知。卽各內商亦不能預知。曩訂食鹽綱冊時。曾喚兩淮內商。及商紀人。人徧詢之矣。不但謂食鹽可行。且謂可加。不但泛謂可加。且各自欲爭加。職所以將淮北二萬五千引。加于九縣食鹽之地者。恃內商自欲爭行也。及今江廣

之鹽賤而且壅。去歲此時水商買鹽已有八分。今尚未及二分。諸商皇皇然爲九月京掣。鹽不能去之慮。又爲國課慮。咸謂此皆食鹽之爲害也。揚郡食鹽如通州海門泰州泰興之鹽。徑從揚子江挺帆而上。高寶江儀之鹽。皆從儀真通江而上。江南北九縣之鹽。多賣與官座糧舫。勢不可禁。其言汗漫。雖未可盡信。然綱鹽關係大。而食鹽次之。職于此豈容一日安寢乎。數日來爲此與諸商講說。口乾舌敝。昨在都府衙門會議。甚至有粗暴之徒。率衆徑走。職卽時憤究。暫

通飲戢職與諸商不薄也。稍有忤合，不難攘臂而起。此輩射利之情，容可遏乎。最可惜者，溧陽鹽行，浙商已將掉尾去矣。今禁采石之路，則一引不通，而藩籬復破。溧商謂兩歲以來，所與浙商爭訟不休，爲欲通行于該縣耳。遑暇往江廣耶。此言極是。但采石之路不塞，則覺滿江皆食鹽。江楚水商不肯成交。今萬不得已，永塞采石之路，大減揚郡之鹽，併淮北亦有另議。淮北所最苦者，崇府之鹽。今年夾帶極廣，仰乘台臺復命之時，一併條議，以成畫一之規。庶不令後來

反覆謂今日所行，尚未妥確也。楚中鹽價，迄今止賣七分三厘，尚賣不去。楚紳此時想不過罪疏理矣。天下事惟鹽法通塞之機，有不容以意逆者，顧不容不竭力圖之耳。

復楚中論鹽價公書

楚中鹽價

以前論淮南內商水商利害詳矣此言地方食鹽

承示楚中邇年以來甚苦鹽貴去歲賣至三錢一小

包此在通都大邑則然若窮鄉僻縣無從市買雖有

後公也孝子慈孫少求薄滷以奉其親不能得也自聞翁臺

奉勅疏理吾鄉三戶莫不手額以爲海波餘潤自近

及遠無鹽之歎。庶其免夫。乃旌節臨揚。已將半年所矣。尚不聞鹽值之賤也。武漢賣至一錢。別府賣至一錢二三分。此何取于疏理爲哉。當此時也。雖每引多增斤重。猶懼騰踊。今乃反就舊額而減之。夫每鹽一引。從來五百七十斤。此定則也。每鹽五百七十斤。賣與水商。取直三兩二錢。此定價也。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鹽。解捆七十餘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價四兩之外。在水商之利厚。而在地方不苦于甚踊。此定例也。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鹽。一旦改而爲

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鹽百餘斤，卽少捆小鹽十四五包矣。餘所捆抵五十餘包耳。彼水商不肯虧本，只得增價以鬻，安得不至一錢內外。此非疏理之咎，而何。嗟夫！時政要務，惟鹽法頭緒難清。今欲從頭說起，殊覺厭聽。卽就減斤一節而論，其不得不減之故，葛藤亦長。姑截不說。惟旣減徵賤事，已明效旣承儼然下責，敢不盡剖其愚。夫五百七十斤，開價三兩二錢，水商改捆小鹽七十餘包，賣與地方，每小包取直六分，尚亦有利矣。况七分乎。嗟夫！此鹽法未壞之時。



則然耳。鄉令二商交易常然如此。卽鹽法行如流水矣。又安用疏理爲哉。惟邇年以來。絕有大謬不然者。蓋由套搭不解。鹽法大壞。二商所費之本。旣增一倍于往時。則其取償于地方。雖欲不倍于往時。不可得也。如往時引價六錢五分。近年賣至九錢二分。往時餘銀七錢。近漸增至一兩四錢五分。往時火鹽頗賤。近賣至一兩五錢。往時掣摯征解諸費。猶輕。近則所費不貲。蓋內商每引成本常不下五六兩矣。而令之三兩二錢。賣與水商。彼肯甘心乎。故必觀望月利。設

法緩掣不賣至六兩以外不止。水商以六兩外買鹽一引，又加以盤剝諸費，雖解捆七十餘小包，而令之六七分賣與地方。彼又肯甘心乎？故必閉店擡價，犯禁熬刑不賣至一錢內外不止。加以京掣愆期，便有二三錢一小包之患。故諸公所稱二三錢及一錢內外買鹽一小包，皆五百七十斤之鹽也。其實非三兩二錢之價也。所稱三兩二錢，徒有此舊額虛名耳。自疏理至揚，極力爬梳，非不欲以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遽復祖制之舊也。顧無奈朝廷預借商

本甚多。旣欲行新引以辦國課。又不得不行積引以還商貲。旣欲爲國與商謀。又何敢不爲地方謀。夫地方泉府也。國本也。不可以多取也。大抵楚鹽一小包六分爲賤。一錢爲貴。七分隣于賤。九分隣于貴。而八分則界在貴賤之間。故梁撫臺所豎碑。初到許賣七分五厘。殘鹽許賣九分。此猶在鹽法未大壞之時。及近來法已大壞。而龍鹽臺酌定八分。雖不得已。亦未甚貴。乃楚書見責。若謂鹽貴不過七分耳。奈何以八分引而長之。不肖楚人也。又何敢不遵諸公之教。爲

桑梓一蒿思焉。故去歲復鹽道公祖書，謂新鹽至楚價必平賤，雖不能遽至六分，而七分可望也。是楚士民所願之價也。今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己未，果猶賣七分不上，水商苦于鹽壅不行，內商苦于納課不前，部責邊儲，雖切隱憂，而地方已享賤鹽之利矣。顧所以致此者，其道何由。豈斤多反貴，斤少反賤歟。蓋諸公但知戊午已前，鹽斤之多，而不知鹽價之倍。又但知疏理已後，鹽斤之減，而不知鹽價之輕。何謂輕則真，以二兩九錢買鹽四百五六十斤也。當鹽法之

壞內商費本五六兩。然後成鹽一引。今蒿目苦思。設法籌筭。一切減之。又減。故買新引則減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納餘銀則減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買火鹽則減一兩五錢爲六錢。其他掣摯徵解盤剝諸浪費。一切洗滌殆盡。然猶費本二兩七八錢。中歲攤揭方可成鹽一引。而令之開價二兩九錢。賣與水商。沽利幾何。故價至此則減不去矣。然鹽至四百五六十斤。若再增多。則二引必不能兼銷。故鹽至此則亦加不去矣。雖然。視六兩之外。買鹽五百七十斤孰多。諸

公但知五百七十斤爲多。而不知價至六兩之外。則費本更多。但知四百五六十斤爲少。而不知兩個二兩九錢。尚未及六兩之外。即可買鹽九百餘斤。此孰爲多少乎。今似各懷成心。雖鹽已大賤。猶稱極貴。不知率此而行。再過七年。將朝廷預借商本。一旦全消。每年只行新引五十餘萬。却將積引二十餘萬之鹽。盡鋪于五十萬中。彼時真是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六分之價。可以立待矣。如不少必欲眼下。遽賣六分。則水商虧本。一朝解散。二三錢之價。可以

立致此豈疏理之咎歟。

與白公祖 楚鹽

老公祖摠理全楚鹽法其所關係非獨楚民蒙澤蓋國計之虛實宗社之安危賴焉夫兩淮之鹽雖行于各省直其在河南不過汝寧一府在江右全爲閩廣浙私鹽所侵惟敝省地最廣每歲解太倉者七十萬售邊鈔者四十萬楚居六七矣自治生未奉疏理楚鹽之貴每小包或至一錢內外或至二三錢敝鄉無所歸怨也惟自治生一抵維揚而楚人之缺望生矣

自戊午九月以前尚非疏理之鹽而熊經臺誤答疏理雖曰切責之過然止謂不該賣至一錢則每包多賣三分積而筭之每歲多賣民錢九十萬何不爲桑梓計如此而治生回書卽以平賤相許謂疏理之鹽決無賣至一錢之理果自戊午九月京掣以後淮鹽至楚七分猶賣不上雖國計隱然可憂而敝鄉已享賤鹽之利矣夫所謂賤者蓋自然○而○賤○則○可○久○若○強○之○使○賤○便○爲○徵○貴○之○囿○如○乙○卯○不○勒○賣○五○分○乎○水○商○虧○本○裹○足○魚○散○至○丙○辰○丁○巳○便○賣○至○二○三○錢○一○小○包○



地方之苦不可殫述。此亦勵之効矣。若疏理平賤其說多端。一爲內商計本。餘銀旣輕。引價又減。徵解掣摯諸浪費。一切洗盡。使之賣于水商。不至過邀月利。則水商之費本輕。而取息微。勢自不得不賤者。一也。一爲京掣有期。則水商不得不急于求售。若不急于求售。轉眼京掣便成停閣。旣欲急于求售。勢自不得不賤者。二也。一爲減斤增引。往者每引雖云五百七十斤。而每歲所行不過五單而止。今稍減斤重。多增引數。淮南之鹽。已有九小單。七大單。多則積于無用。

勢自不得不賤者三也。夫平賤既有根因，是疏理之微勞也。徵賤已有實事，是疏理之近驗也。率此而行，再過六年，舊引全銷，舊斤盡復，則淮南鹽價，真是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五六分之價，可以立俟。此疏理之遠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關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張 密子退叅閱

周司農集

說

周之龍

漕河說

漕河說

三代而上，不聞有漕。漕之興，封建之廢也。考禹貢所稱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桔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知夏后氏以來、分茅胙土、坻自爲漕國各自。卽天子轉漕、不過五百里而止。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後、而漕運所繇開矣。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者卽今白河也、而海運所繇開矣。郡縣而後議漕、日詳漢用張良議、河南以東造舟五百艘、歲漕東方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擔。建元間天子好大、用粟多、歲漕至四百萬擔。耿壽

昌糴粟閔內築倉理船費直百萬萬餘唐劉士安領漕事乃于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涓口涓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粟至四百餘萬斛無斗升沉溺者多其勞力焉宋興命溫台發楚諸州設場歲造運舟共三千三百餘艘分綱而運先是各州置倉行轉搬法歲漕可得粟七百萬擔一變直達歷弊生委積發運實不稱名而漕綱日壞皇祐中許元議諸路增舟輸米克歲計

如故事，江淮楚越之間，騷然煩費，久之諸路綱亦不

勝國特無藉于江、南之

集，舩愈壞而漕愈減耗矣。勝國都燕，分河海運，彼猶

漕故利害不甚講

因便乘利，未審于天下之勢也。至我國初，高皇

帝詔中書省議漕粟于京師，三十年議海運遼東，以

給軍餉。此我明漕政伊始。永樂初建都北平，議于

淮安臨清，建清江衛河二廠，令各衛屬督造運舩，尋

令遮洋海舩運糧八十萬擔於京師。嗣後罷海運，遮

洋船外增設淺船，至十三年用平江伯陳公瑄之議

開清江浦裏河，運舩徑達清口，而南北始通矣。列聖

相承漕政大備總視前代爲尤詳乃志漕而兼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兖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楊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涇。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涇。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涇。亦未嘗不藉于河也。我國家發祥淮

泗。祖陵峙焉。歲漕四百萬擔于燕都。藉河爲運河。決而南。逼我。陵寢。抑而北。妨我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其爲患可勝道哉。三代以前。河東北入海。未嘗入淮。入淮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觴焉。今則全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蓋嘗按禹



蹟而思之。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

是以河至操州始決今。

諸山夾之。相盤東不爲患。河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

更引而南。則其禍又中于下流矣。

卽河南有北却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北岸

殊無山。俱不能相夾。東河至武涉。又有伊洛沁汜之

水合流。故益汎濫。亦固然之勢也。神禹導河。自積石

歷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汭洛。至於大伾。

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至

殷盤庚。始五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

河徒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

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甚謬矣。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元會通河。故跡遂堙。時都金陵。以海運給餉。遼東獨議河。無議漕。文皇帝北遷。始猶海運。實京師。已復會通河。罷海運。是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公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利賴。正統十三年。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徒治。無成績。景泰四年。徐公有貞

乃分流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矣  
弘治三年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潞漫四出不可禁少司徒  
白公昂司馬婁公性築堤鑿渠南北分而主疏七年  
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堤奔汶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  
絕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  
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張秋之決始  
塞正德中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初決單縣  
衝鷄鳴臺飛雲橋比徙魚臺谷亭舟行開面十三年

廟道口淤，是年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絕。秋冬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之決俄塞。時都御史劉公天和濬淤修閘厥功偉焉。十九年始決野鷄岡由滑河入淮，於是當事者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淤。嗣是歲有淤決，而所由無常。迨季年徐邳蕭碭之間，漂城郭人民爲害滋甚。都御史朱公衡開新河，築西堤障水，使之南趨秦溝，未幾而沛縣流斷矣。

隆慶中決鷄爪溝陳隆口，因黑羊坡水決壞月堤萬曆初決崔鎮，決龍窩固營分決白河越歸仁集蝕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寶興鹽諸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欲開支河濟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公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築堤以制河南溢嚴五壩啟閉使河內不得衝關而蝕漕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堤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卑方以爲卽遇

異常泛溢，縷堤不支，至暹堤而極可恃無恐矣。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已塞，淤者漸疏。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塞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

魚鼈之鄉。祖陵松柏，槁於水過半。巡按御史牛公應元上其狀。上赫然震怒，易河臣，遣給事中一人躬往荒度之。是年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按臣僉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填溝壑矣。夫黃堦不塞必爲陵寢憂，爲運道梗，而乘伏落以濬淺塞黃堦，節制黃流，依然東

注此所謂水道也。治水者置黃身之高不窳黃堦之  
決不塞乃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卽告阻數十萬金錢  
又填溝壑矣。鬱鬱 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一帶剪焉  
斷流河臣劉公東星竟以憂殞。上復赫然震怒切  
責大司空連簡河臣李公頤曾公如春往視事條便  
宜以聞俱用勞殞平陂安危之机非以一髮哉夫歸  
仁一堤 祖陵所恃以爲捍蔽故未嘗不堅且完也  
今蒙牆冲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  
澤伏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堤遏絕黃流自



歸德至永城築堤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堤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寢患。又慮徐邳一帶運道淺澁，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坐，并挑濬河身，廣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此二策者，非不可行矣。第欲定計於鮮，宜遵何策而可議者，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力大不宜與爭，始

損東方之地。徐觀其勢所逼，因而利導之。爲力少而見功多矣。盈庭之議，安所折衷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日，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桃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埽料約賄一百四十餘萬，派夫約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堤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計以兩朞告成。專將使陵運永永無患，而中州以南幸不爲魚鼈。

耳獨計蒙塙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盡下不可。今撫臣其䟽稱王家口之地。視黃河水面高者多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濶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紮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冲不去。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噤喉。先

因黃堦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初不聞下一勘焉。此何以故。即總河議纔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勢。旋開郭遂庄以達下劉口。果所稱河情叵測哉。抑亦治河者之計疎也。賈魯一河。蒙牆黃堦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爲下必因川澤。事半功倍。或者其在斯乎。議者又謂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利社稷。安問東南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

東之大滂頻仍。河南之阨危轉甚。矧其禍不獨在河南。山東且中於陵運矣。昔宋熙寧中。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旣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用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帝曰。東流比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歟。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夫新河旣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焉淤澱。是弃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卽稍壅之。其上流銅瓦

廂芝蔴庄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間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閘濟運。其事勢固不伴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壩口決。黃壩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傍決復塞。愈決愈上。此已事之明鑒。固然之河情。撫臣疏憂及此矣。要在總河者。審地勢。集衆思。從長參酌。不待捧土河瀕而成。毀利鈍。較若數計。詎可冥冥決事哉。至加之役。

亦自不可廢者。按加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有微湖，北接汶泗諸水，南達沂沭諸河，而諸泉夾注，原遠流長，實爲徐邳橐鑰。且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無令滋漫。誠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加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濤之險，似于天造地設，當與故道並存。隆慶中，朱公衡建議，請其廷臣熟計。嗣經言官屢疏，下部覆得報，可。會舒公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繼以劉公東星督率諸臣，併力疏闢，業有成河矣。連年糧艘鱗次，多由往來，安可訖。

加無救於運。祇綠河身所挑尚狹而淺。中有微山。攻鑿未竟。政宜乘此未竟。殫力批通。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豎壩閘。使水渚蓄而不洩。儻不必借資黃水。而運道亦有備乎。頃者在廷諸臣。多避其議。而或以爲不可。蓋誠見水衡日虛。河勢孔亟。未免顧此失彼。且慮沙礫巨石。湖底版石。人力難施。是或一道不知。開韓莊山礮。不過數十里。鑿梁城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十數萬。憚此數十里開鑿之艱。而日與數千里黃河爲難。



怯此千數萬之費。而歲置十百萬於洪濤滌濇中。試一度之。難易自見。况設閘必須用石開鑿。亦非虛糜俟工有次第。或移利國驛於新開閘口。設司道官以綜理沿河。乘時酌宜。經制備用。加之役。毋亦運道便計乎。人有難于湖不可堤者。不知湖濱生地可循也。人有難於石不可泓者。不知洩水故渠可因也。人有難於水不易瀦者。不知節宣數閘可恃也。舊稱六難。此捕風躡影之難。非實見得難也。惟加一成。漕向滕嶧。郊沫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漸紛華。則輾然喜背。

者日漸寥落則穆然嗟以故勘加者非溺于桑梓之  
共利即移于編列之共焚未臻厥成惧者衆矣竊嘗  
度之臚爲三策有全弃黃河而創爲新漕者上也漕  
加河是也有半藉黃河而規復舊漕者中也開正河  
是也有從黃河之決而權爲目前之漕者下也開徐  
之城南洩水支河是也舍此三者引河挽河無策矣  
夫今之策漕者無不鯁鯁挽流於新弃之濁河導衝  
於久弃之小浮橋河若謂故道一日不復黃河一日  
不治舍故道無河矣當河決郡縣親罹沮洳之患有

不贊美塞決滌淤者是昧目也。其依近 祖陵邑。凡

河決入渦入泡入澮以入淮泗。卽身在浸中。有不借

口沉沒 寢園者。是糊心也。議漕者不敢設一奇於

河之外。議河者不敢設一奇於道之外。曾不知鎮口

以下行漕。在正統以前。原不藉黃。惟資汶泗諸泉。自

足達淮。水原清。故名清河。後徐有貞公塞滎陽之決。

分流殺勢。乃自蘭陽東至徐入漕。久之黃濤盛。衝漕

漕之故道。旣極廣博。水皆至濁。故不稱清河而稱黃

河。後何忘其故。吾河偶一徙。卽用工挑滌以引其來。

惟恐其轉徙之他。故先輩有人以酒爲生，一不飲卽死之喻。由斯以譚河之決者，中州百姓之患也。非漕也。策漕者，復舊藉汶泗之流，創新浮沓冰之波，二者於漕爲得計矣。但復舊清河，不必兼濬沓冰，創新沓河，不必兼開邳徐，蓋汶泗上流兩分之，涸淺所必有而賄力有限，兩用之罷詘又所必至。舉世人心方齟齬，舍河而漕，開舊河一有涸淺，闢沓河一有罷詘，又安知不以借口廢之半塗焉。河決旣爲民患，卽踵賈讓，不與爭地之策，比者河遷，靡有寧歲，城民之遷，又

靡有定地，藉令起讓再議，安知其說不變。夫今決河分股爲兩，一自符離集出小河口，一自泡河經亳州鎮會淮出泗州，策河者其自符離集一股，當濬而深之，兩岸爲隄，以約束其流至出口處，又當闢而廣之，如是者黃流奔海有路矣。其自泡河一股，當堵而塞之，卽入賈魯祐河，又當疏其下源以會白羊河小河口焉。如是者黃流合淮無地矣。復于汴隄以土者高而厚之，引而長之，歸隄以石者，灰其罅隙，瞻其崩陷，祖陵民室，兩保無虞，庶再覩平成之盛乎。或者又曰：

國家建都當極北之地而財賦充斥多以東南會通河成似可無虞矣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陽武之涯四百萬擔將焉輓之膠萊海運之策儻亦所宜講與按海運起元人伯顏用朱清畫以成元都燕故也我朝定鼎卽元故都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而轉輸之路淮安實當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海運不通亦太平遺慮也先是成化中丘文莊公濬讀元史悉海運之利建議興復而羅文恭公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如風雨雲日之占驗

載在輿地圖中，犁然指掌，若謂可見之行也。然所由  
屢議屢格者何？不過動色於風濤叵測中耳。要以海  
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河人行河，彼其習知島嶼以  
爲灣泊，審潮迅颶颺之信，以爲避趨，計可無患。蓋元  
人海運所繇，見敗者以其起太倉嘉定，邇而北，淼茫  
無山，則迴避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風濤或叵  
測。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地高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獨  
不見登州有海市，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耶石

開舟行海洋不長深而畏淺

氣浮于水面北海之淺明甚卽以運艘行于其間因其曠達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風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益海運之當復諗矣然海運必通膠萊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其壩閘遺趾尚在嘉靖中御史方公遠宜訪求遺蹟爲國表之副使王公獻力持其議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比口



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日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下多礪礪，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河成，我漕由麻灣海倉二口徑達天津，直沽夫舟自清江浦抵天津，凡一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有劉家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說者謂楫可得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此功一成，當與河運江西湖廣江東之粟二當縣之河浙東通用，便海者海，便河者河，亦禹貢

供賦遺意且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屯  
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下屹然北海一巨鎮乎嗟夫  
海運關燕都重輕膠萊係海運通塞開膠萊復海運  
此一奇也難者猶謂膠萊河中有分水嶺三十里未  
鑿力苦不支不知天下有利必有不利利一害百者  
當議革害一利百者當議興夫河勢湍悍適逢其怒  
亦不減大洋閘河中兩舟難並魚貫逆遡一夫大呼  
萬櫓不進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能必盡無恐乎又况  
膠萊河成有海運之利無海運之不利其中卽有分

水嶺未鑿方三十里，奈何愛此三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抑又聞之，先臣霍公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莫若於河陰原武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加壯百倍，如導河注衛，冬春水平，艚舟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次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此一奇也。先臣黃公綰有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

資于河南，旺馬腸樊邨安山諸湖，但求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鈞見口，北至安山，即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焉，無虞濟高源淺澁之艱，此又一奇也。夫從霍之議，則可免徐沛上流之衝，可無鳳泗橫溢之憂，而運舟兼濟，從黃之議，則泰山七十二泉之水，可導汶而入南旺，五十里之隄，可入斗門，而固當不至如日者徐邳之阨。已顧黃河徙決不常，滄桑多變，泐黃膠萊海運之策，言人人

殊自陳平江而後，荒度代有，類補苴其缺，苟且目前，無能爲。國家經久遠，夫惟有慨然任事之臣，毋諉天數，毋設城府，毋私便身圖，依然過不入，必斬平成而始卽安，崇嚴秘密之上，又能仰體天心仁愛，深惟締造艱難，擇人而任，久任責成，精格重玄，膏流萬里，則馮夷順命，海不波陵，運生靈億萬年，永賴之計，不與霄淵俱敝哉。